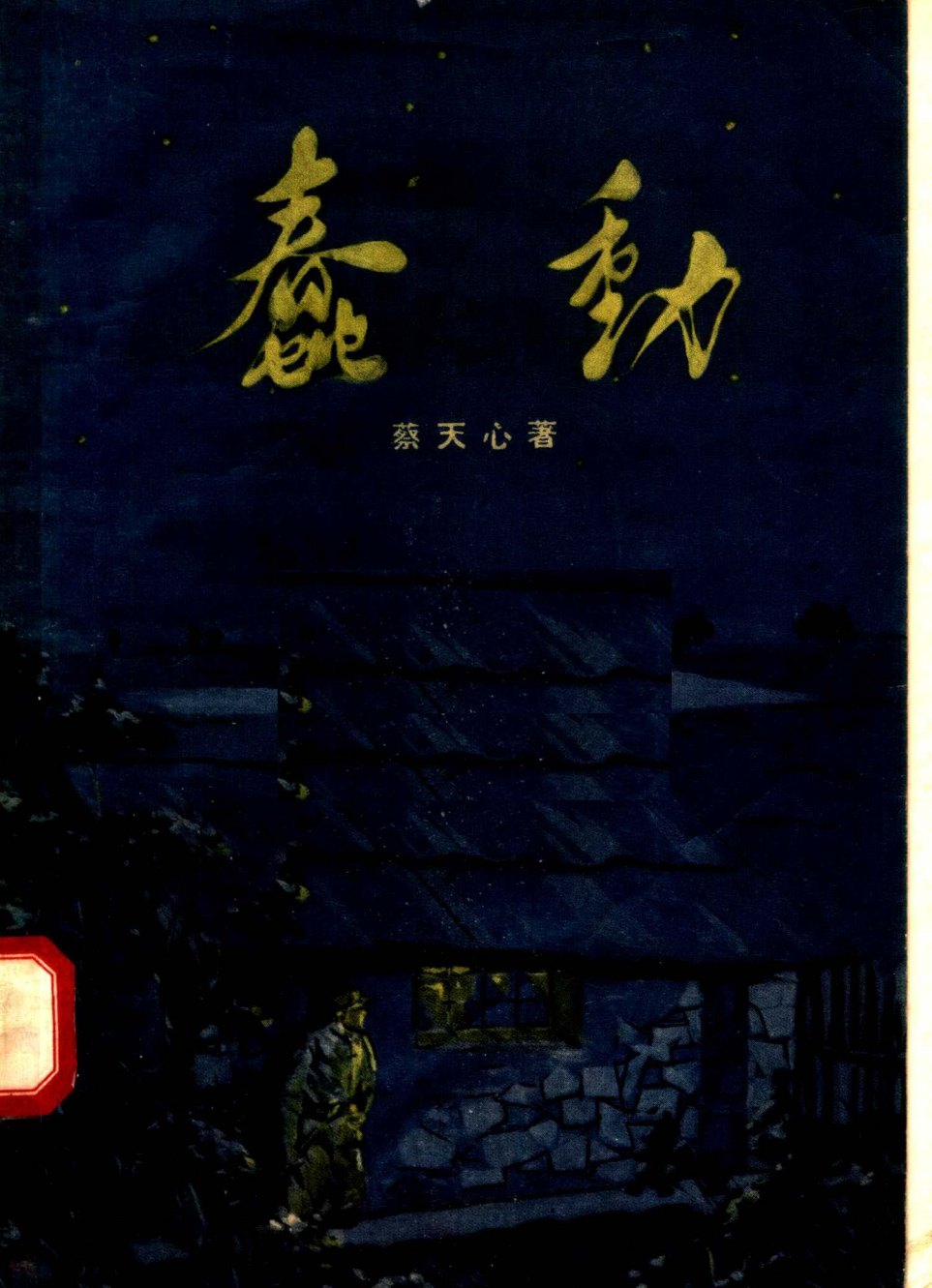


春動

蔡天心著



蠢 动

蔡天心著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部小說的内容是描写农村中反特斗争的故事。辽宁省靠近浑河边的一个行政村，在一九五三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，国民党特务潜入了该村，勾结当地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地主，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。敌人的破坏方法是非常隐蔽、狠毒的，从拉猪挑猪开始，繼而毁坏田苗和吸水机，一直到行凶杀人。可是解放以来，农民在党的领导、教育下，团结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家庭中，不但能从阶级立场、社的集体利益来明辨是非，还表现了不可战胜的集体力量和不怕困难的大无畏精神。因之，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屢遭失败，最后终于破案，依法逮捕了反革命分子。

动 画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明觉大街23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7号

人民教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本

书号 1065 字数 77,000 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 1/2 插页 4

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0000册

定价 (2) 0.39元

一九五三年春节前两天的晚上，九点钟光景，范子英在沈阳南站售票处第三号窗口，买了一张车票，然后赶到候车室，挤在别人身后，低着头，匆忙的通过剪票口和地下道，在第五站台，上了开往吉林去的二五七次旅客列车。

他一上车，就找了一个挨着车窗的席位坐下，用手把旧黑呢大衣的领子提起来，遮住了下颏；又把帽子往下拉了拉，盖住眉毛，斜歪着身子，装做疲惫不堪、昏然欲睡的样子。其实，假如仔细观察一下，你就会看出：他那两只隐藏在帽沿下面，象老鼠似的小眼睛，正用力睁大，闪着灰暗的幽光，窥伺着从他身旁走过的每一个人。他的耳朵虽然遮在大衣领子里，但他却不时把它们侧过来，谛听着同坐以及前后座位上人们的说话，这些说话在他听来都是生疏的，不顺耳的，甚至使他感到厌恶，但他却不能不十分警觉地注意着。两小时以后，范子英在一个小站上下了车，这是他事先想好的，这个小站离他应该下车的

那个站还有二十里。从这儿下車，顺着渾河沿往上游走十五六里路，就可以安全地到达他的家——小金家灣子了。要是在下一站下車，虽然离村子只有五里路，但他却怕在車站上碰見什么熟人。他在离家以前，也曾經是地方上显赫一时的人物，当过民团的中队长，时常騎馬到各村去抓共产党的嫌疑犯。因此，有很多人認識他，虽然，現在已經好几年了，他也可能变了些样子，但他还是害怕有什么人把他認出来。再加上那一站是个集鎮，区政府設在那里，要是碰巧遇見檢查一盤問，就会发生更多的麻煩和更大的危險，因此，他宁愿摸着黑，多走十几里夜路，也比較保險。他离开家乡已經有五年了，当时是公开地帶着小老婆和一些細軟之物，放出浪言大話从沈阳坐飞机走的，現在，却偷偷摸摸，趁着黑夜，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回来了。他甚至为了怕在路上遇着打更下夜的人，不敢走汽車路，因此，一出車站，他就閃在一同下車的人們后面，悄悄地从大路上溜下来，一直投奔渾河沿上来了。

渾河冰冻着，沙滩上掩盖着冬天的积雪，顺着河套望过去，隱約可以看見远处沿河一带，矗立着的黑黝黝的大树林和对岸山岭的輪廓，这一切，虽然离开五年了，但看上去，仿佛还没有多大改变。他象一只狼似的，蹑蹑地踏着沙滩上的积雪，蹒跚地跋涉着，他在河套上走了一会，怕天亮以后露出脚印，于是在离开村庄稍远的地方，轉到大路上来，等到快要走近另外一个村子时，又在人不注意

的壕沟边，从树梢子下到河套里去了。

大約走了一个半钟头左右，眼前就来到了他的出生地——小金家灣子的河套里了。当他爬上河崖，透过朦朧的夜幕，第一眼望見村子的黑影时，他的胸口象被什么堵住了一样，这在梦里都时常出現的他的故乡，現在又清晰可辨的出現在他的眼前了，这不是梦，他是真的回到自己的家乡来了。現在，他的脚是踏在故乡的土地上了，但这土地已經不是属于他的了，当他想起自己过去的声名和权势，和現在他的处境对比起来，一种强烈的仇恨立刻从他的心底燃燒起来，“等着有一天，我放把火，把你統統燒掉！”他狠狠地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，跺了跺脚。这时，他似乎感觉有点走累了，就在一条壕埂上蹲坐下来，他的眼睛一直盯向村庄。仿佛想从那里窺探出什么来似的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听見有一陣細碎的声音，从他背后傳过来，他猛的一下子跳起来，回过头去，就看見一个毛茸茸的白色的东西从沟沿跳出来，还没有等他分辨出来时，就聽的一声从他的身旁窜了过去，他定了定神，望向野地里逃窜的鬼子。“該死的东西，真把我吓了一跳！”他在心里暗暗的咒罵着，就迈开步子，順着柳树梢子，朝村子走去了。

他爹范德貴在土改时被斗以后，就搬到村子边上的一个小院里去住了，这是他到沈阳时打听明白了的，他还知道了：他的媽也活着，老婆因为他几年沒有音信，回娘家了，他当时心里想：“这样也好，爹媽是可靠的，老婆，誰

知道她怀什么心呢？万一走漏了风声，或者去告发了，事情反而不妙。”此刻，他悄悄地绕到村子后边，认清了那个小院，小心地，蹑手蹑脚地，来到院墙侧面，停了停，用眼睛向四外望了望，就迅速地纵身跃上墙头，然后轻轻地跳到院子里了。

他走到窗子下面，用手轻轻地敲着玻璃。

“誰？”

范子英一下子听出了是爹的声音，就小声回答着说：

“我……是我……爹！快开门！”

屋子里传出一阵慌乱的低语，接着，爹低声地回答说：

“你等等，就来了！”

屋子里闪出一丝幽暗的亮光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走近门边，接着，屋门打开了，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门口闪出来。

“爹！”

“噢，子英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老头子一下子挨近儿子，颤抖地说。然后，猛力推了儿子一把，“快，快进屋！”

范子英还没有来得及看清爹的脸，让爹一推，也就顺势鑽进屋里去了。

老婆子颤抖着走下地，扑向儿子，吃惊地问：“你！你是怎么回来的？”她还没等儿子回答，就用两只手抓住儿子的胳膊，含着两眼泪水，继续叨咕着说：

“这回你可回来啦，说什么我也不让你再走，就是死也死在一块……”

“别这样说，妈，”儿子把妈稍微推开一点，说：“我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”

范德贵院子里竖着耳朵站了一会，接着就又走到大门墙旁边，探出脑袋向外头望了望，看看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这才悄悄地走回屋里来，他看见老太婆在抹眼泪，就上前把她扳开，一边挥着手，一边说：

“你别这样擦眼抹泪了，你儿子不是回来了吗？”然后，又把脸转向子英，问：

“你怎样回来的？坐火车……唔，吃饭了没有？让你妈给做点儿吧。”

“我不饿，”

范子英低声回答说，这时，他才扬起脸来，借着微弱的灯光，看一眼他们住的这所又低又矮的小草房，屋子四壁都让灯烟熏得乌黑，在秫秸的房顶上，挂着满是灰尘的蜘蛛网，屋子里充满了潮湿和腐烂的霉味，直冲鼻子。范子英又端详了爹和妈的脸，这才看出，两个老年人也都变了样，爹看去还硬实，妈已经成了一个干瘪而又瘦弱的老太婆了，看到这些，他回想起当初他们家住的深宅大院，四面斗的青砖瓦房，和这间小草房比起来，真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他一时不知道从哪里问起才好，站在那里，都有点呆住了。

老太婆弯下腰去，擤着鼻涕，然后用衣襟擦了擦眼睛，象看懂儿子的心思似的，叨念着说：

“自打你走后，共产党来了，就把咱们给撵到这个小院子里，你媳妇看看不行，也就回她娘家去，现在你回来了，过两天，我就去把她给接回来……”

“你先别叨咕这些事，”老头子抢白着老婆子说，“让他坐下来歇一歇，闲话留到有空时候再说吧。”

范子英在凳子上坐下来，定了定神，望着他爹问：

“现在村子里怎么样？”

“表面上还看不出什么，他们搞了两三年互助组，闹得村子里鸡犬不安，今年又想出了新花样，搞什么合作社了，听说要在大金家湾子办一个，前几天区上还派下来一个干部，眼下正黑夜白天的开会呢！”

“这么说，庄稼人都信了共产党啦？”

“是，这些穷小子就象吃了什么迷魂药似的，共产党摆个什么道，他们就跟着什么道跑，简直叫人活气死。”老头子忿忿不平地说。

“村子里哪些人随了他们？哪些人入了共产党？”

“两个村合在一起，有五个党员，七八个团员。你记得大金家湾子那个金耀春不？从前是个扛活的，如今可出息个爆，共产党一来，这小子就顺着杆儿爬上去了，他在村子里说了算，是支部书记，又是村长，这次要办合作社，听说要选他当主任，村长另换人，可能过了旧年以后，

就要改选村长。”

“嗯，”范子英沉思般地說，眯了眯眼睛，接着問：

“梁文浩这几年怎么样？”

“他从共产党来，就在家弥着，也下地干活了，村子里的人对他的印象都还不错，可就是共产党对他怎么样还摸不透，要說不相信吧，既沒管制他，也沒有剝夺，要說相信吧，可連个小学教員也不让他当。就是这个样，有时村上写个什么字啦的还找他去。”

“老賈家二舅还常到咱家来嗎？”

“他也常常来和我喝两盅，他也不太得意，一說起你来，就唉声叹气，这几年，也就只有这么一个人还时常念叨你呀！”老头子摸摸下巴，叹气地說。

“除了他，还有哪些人和咱們有来往？”

“和咱們有来往的人不多，咱們是被管制戶啊！听說，明年就要普选了，普选以后，有的被管制戶也可以恢复公民权了……唉，这日子真难，連一步也动不得啊……”

范子英沉默地听他爹介紹地方上的情况……过了一会，他突然打断了老头子的話，压低了嗓音問：

“我临走时埋的那个东西还在嗎？”

“在！”老头子爽利的回答說，“共产党号召了多少回，可是我心里連一动都沒动，这几年，我是打掉門牙往肚里咽哪！我总想你有一天会回来的。去年夏天一个晚上，我索性把它从坟塋边上挖出来，埋在小下屋里了。”

“馬上能起出來嗎？”

“地凍着，恐怕不大容易，不過，眼看就要開化了，你
要用，明天就擱火烤烤，許能挖得動。”

“要用，沒有它不行！”范子英說。接着他象突然從這
上聯想起了什麼似的連忙向他爹問：

“張金寶怎麼樣了？”

“他沒事，現在在村子里是個積極分子，這小子莊稼
活干的很起勁，看樣子，可能不向咱這邊靠了。”

“他坦白了他埋的那把匣子沒有？”

“他埋了一把匣子嗎？……這可沒聽說他去坦白。”

“爹，你確實知道他沒有坦白嗎？”

“確實沒有聽說。”

“好，只要他還沒有坦白就行！”范子英爹考慮着什麼
似的轉向他爹問：

“我在家里住能行嗎？”

“行，咱這家，從來就沒有多少人上門。”接着，他仿佛
自語似的說，“咱們要是有一條狗就好了，可是他們連條狗
都不託你養活，不過，這座院子院牆倒還緊實，今晚上你
就在屋里睡吧，明天我把小下屋給你收拾出來……最好
能挖個地窖子，可是現在怕也挖不動。”

“要能住，先住兩天再說，日子長了怕不行。”

“你就住在家里吧，外人哪里就能知道了。”老婆子有
點舍不得兒子似的說：“咱們房後僻靜，等天暖和，你們爺

俩就在仓子后边挖个地窖，不强似蹲空心地嗎？在家里，也省得我替你担心。”

“家里出入不方便，这事以后再合計吧，”范子英考虑一陣，然后吩咐老头子說：“你明天就去找梁文浩，让他天黑以后来一趟，先別告訴他是我回来了，就說上面有人来找他。”

“好，就这么的吧，你累了，赶快睡吧！”

老头子看着儿子和衣躺下去以后，就把灯吹熄了。但，他們老两口子都沒有睡，他們摸着黑坐着，老太婆心里又是高兴，又是恐惧，小声地在老头子耳边叨念着說：

“这不是做梦吧，是咱們儿子回来了，唉，回来就好，你說，不去区上坦白能行嗎？……这些穷小子們能饒他嗎？他們仗着共产党的势力，分了咱們的房梁地土还不够，唉，让他们挨天杀吧！……”

“你別瞎叨咕了，肚子英好好睡一觉吧。”老头子一边不住嘴地抽着烟，一边搶白着說。他象警犬似的竖着耳朵，留神听着外边的动静。……

二

第二天，吃过早飯，鑼鼓声和鑼子声就在村头上响起来了。

人們带着兴奋的热情，放下了正忙着的活計，从屋子

里走到街上来。小孩子們飞跑着，跳着，抱着娃娃的年輕的母亲疾走着，后面跟随着上了年紀的老头和老太太……街道两旁差不多站滿了看熱鬧的人群。秧歌队的 前 面，走着一个中等身材，黃色臉膛的汉子，他穿着一身半新的藍色干部服，戴一頂狗皮耳扇的氈帽，笑吟吟地招呼着出来看秧歌的人群，他的后面是妇女們，有的人提着她們亲手糊的八角紅灯，有的人挎着装着猪肉粉条的筐，她們是代表着全村，在春节的日子里来慰問軍属，給軍属挂光荣灯的，在她們后面，秧歌队踩着鼓点，顛巍巍地，緩慢地舞扭着，人們愉快地眉飞色舞地談笑着，跟在秧歌队后面走着，拥挤着；街道上的积雪，在暖和的阳光照耀下，开始融化了，整个小金家灣子沉浸在春节前的熱鬧喧囂的气氛里。

金耀春大步向前走着，提灯的妇女們跟定了他，他們在腰街軍属李大娘的院門口停下来(她的大儿子李剛是村子里第一个带头参軍的，現在朝鮮前綫)，这时，从院子里走出来一个黑臉的年輕小伙子，看去約摸有二十二、三岁的样子，这个人叫李鉄，他热情地向村长打着招呼，他的后面，跟着走出来一个头发已經花白了的老太太。

“唉呀，大侄，真辛苦你們哪！”李大娘望着挂在小門樓角上的大紅花灯，喜眉笑眼的說。

“沒什麼，大娘，大兄弟他們在前方才真辛苦哩，”金耀春笑着，一边說，一边把帶來的猪肉、粉条、白面送到李

大娘的手里：“一年到头了，这是全村老少对咱们自己最可爱的人表示的一点小意思。”

李大娘谦逊了好半天，这才接过来，让儿子送到屋里去了。

秧歌队来到门前，在街道上打了个圆场。喇叭用高音吹奏起来。人们拥挤着，男的、女的、大人、小孩，密密层层地围了一圈。那些描着乌黑的毛茸茸的眉眼的青年小伙子，那些穿着粉红色的、绿色的、翠蓝色衣衫的，擦着粉的娇嫩的臉龐的，和涂着胭脂的紅嘴唇的姑娘和媳妇，……都一齐踏着音乐的节奏扭着，跳着……衣衫和裙带象蝴蝶翅膀一样，翩翩地飞舞，扇子和手巾上下飘摆着，头面上的珠子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。……

一个穿粉红色白花上衣的姑娘，一开始就吸引着李大娘和李铁的关注。李大娘含着微笑看着，那个大眼睛厚嘴唇的姑娘样子显得有点忸怩，她低垂着眼睛，有意地不向他们这面看。“二姨父怎么会让她出来的呢？”李铁一边看着，一边心里想。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她。那个姑娘扭舞着，看看扭到了他们跟前，她偶然扬起脸来，和李铁打了个照面，四只眼睛刚好碰在一起，姑娘羞红了脸，一下子把头侧转过去了。

李铁看得着了迷，甚至连金耀春和媽媽談說些什么，他都没注意到。

秧歌扭舞了好一会，喇叭停止吹奏了，鼓声和鑼子声

又重新敲打起来了，秧歌队就要离开了。

金耀春一下子看出了李鉄的心思，笑着走到他的身后，用手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说：

“小伙子，走吧，跟我們一块去慰問吧！”

“不，不，我还有事呢，”李鉄推托着说，不由的漲紅了臉，他看着金耀春和媽媽告辞，跟着秧歌队走了，象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赶上前几步，低声問他說：

“听說你要不当村长了，是嗎？”

“你听誰說的？”金耀春回过头来，反問說。

“村子里一嗡嗡的，都說你当了合作社主任，就要改选村长了。”

“区上是有这么个意見，过春节以后，咱們准备开个干部会，研究研究，你有什么意見？”

“还是你干吧，你不干我看誰也干不了。”

“你不能这么說，难道咱們村子里这么些人，連个村长都选不出来嗎？”

李鉄沉默地跟着金耀春走了几步，最后說：

“好，那以后在会上討論好了，反正我的意見是不贊成改选。”

“好，你再考虑考虑，再見。”

他們就这样分別了，李鉄站在街道旁边一棵高大的楊樹下面，望着那向西街走去的秧歌队，他在那花枝招展的行列里，还能找出那个粉紅色上衣的姑娘，那就是他的

姨表妹刘素英。

“唉，真不容易，你二姨父今年能让她出来扭秧歌！”

“还不是让人家妇女会三番五次动员的呀！要不他也不会让她出来。”李铁有点不以为然地向母亲解释着说。

母亲和儿子一直站在大门口，看着秧歌队进到西街一家院子里，这才一同转身走回来，妈妈一边走，一边低声地向儿子说：

“刚才你和金支书说什么来？”

“说改选村长的事。”李铁简单地回答说。

“他不干了么？”李大娘奇怪地问，“他不干选谁呢？还让赵风林干么？”

“也许就是提他。”儿子说。

“选他也行呵。”李大娘说，“村子里的事不好管，众口难调，不选他，选谁？他好歹是个党员，是在组织的人。”她看了看儿子的脸，然后又接着说：“我看，你还是少管这些闲事，少操点心，也少找一些麻烦。”

娘儿俩一路说着话，慢慢地走进屋子里去了。

三

差不多一整天，范子英就象老鼠蹲在洞里似的，躲在小下屋里。他在心里寻思着他爹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讲

給他的那些情况，从爹的嘴里，他更清楚地知道了；家乡这一带地方，现在是多么重要，附近二三十里内，有很多基本建设工程，过去荒凉的浑河沿，现在也成立起了砂土矿公司；就在离他们村子十来里的地方，两年前修了一个飞机场；盖了一座营房，据他爹说最近正在兴建一个军事工业的工厂……这许多新事，使他憎恨；又使他吃惊；憎恨的是老百姓都死心塌地的信了共产党，吃惊的是共产党真有干劲，几年的工夫，各方面建设发展的这样快，当他听到震耳的吹吹打打的锣鼓声时，开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；后来，知道了是给军属挂光荣灯，他不由忿忿地想：“好，让你们乐吧，总有一天你们会哭不上韵来的。……”

吃过晚饭，当他爹去找梁文浩时，他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一个人在屋子里转来转去，直到老头子回来告诉他：“梁文浩一会儿就来。”他这才放下了心。

没过一袋烟的工夫，范子英就从窗户缝里，看见一个矮小身材的人，从大门口走进来，透过朦胧的黄昏的暗影，他认出来是梁文浩。

范德贵从正房走出来，在院心里把梁文浩接住了，把他让到小下屋里。当梁文浩一看见范子英时，他不由地一下子怔住了，连忙吃惊地问：

“咳呀，是你回来啦，我道是谁呢？”然后，他又往前凑了凑，压低了嗓音，亲热地问：“咱们那边怎么样？”

范子英让他对面的凳子上坐下来，顺手递给他一